

值此之际，谨向任东来教授家属表示沉痛悼念和诚挚慰问，望节哀释念，保重身体！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白雪峰

2013年5月3日

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唁函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并请转任东来教授夫人吴耘

昨晚噩耗传来，比我小25岁的任东来挚友于2013年5月2日18时47分在南京鼓楼医院病逝，享年52岁。东来是一位极其难得的人才，他的英年早逝，震惊学界，也使我极为悲痛。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的美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也是我国新一代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有着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为中国美国史、中美文化交流史，尤其是美国宪政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新一代承前启后的优秀组织者。他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挚友和承上启下的学术精英。

东来在他大学学习时期到他病重期间，在长春、天津、南京、上海和北京见面时，我和他都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对他的知识渊博、敏锐思维、勤奋好学、尊师重情、为人随和、心情开朗、助人为乐，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老中青三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心目中，他都有很好的人缘。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天不公，他走得太早，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匆匆地离我们而去，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昨晚我和他的夫人吴耘通了电话，表达了我与吕启祥沉痛的哀悼之情，并望她节哀顺变。东来一路走好，东来活在我们心中！

厦门大学张光教授唁函

研究会秘书处：

惊闻东来教授逝世，心情沉重。东来在南开读博期间，我就与他相识。记得有年暑假，应当是1987年吧，我住到了博士生楼里。那段时间，与东来来往较多。88-89年我到南大中美中心攻读研究生课程，又有机会与东来接触，谈论学问。自那之后，虽然与东来往少了，但每次回到中心，好像总能见到东来。最近的一次，是前年中心25周年纪念会上的相聚。原来一直想还在中心与东来相聚，但却听到这个悲伤的消息。

愿东来走好。

张光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暨美洲史研究院唁函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并呈任东来教授家属：

惊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任东来先生不幸长辞，举院痛悲。任东来教授治学严谨，在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在美国宪政史研究方面更有开疆拓土之功。然天妒英才，我们失去了一位智慧的学者，真诚的师友。任东来教授的英年早逝，是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的重大损失，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亦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此，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全体师生向任东来教授沉痛默哀，并敬请任东来教授夫人吴耘女士并其他亲属节哀保重！

任东来教授千古！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 敬挽

2013年5月3日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治丧委员会：

惊悉好友东来不幸去世，心情十分复杂，深夜难眠，他阳光灿烂的笑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前些天在武汉开会的时候，还与几位朋友念叨去南京看他，不料回家第三天，就传来噩耗，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东来与我相识25年，他给我提供过许多帮助。我们每年都会在开会期间，或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场所相见，学术、事业、人生、社会，等等，我们无所不谈。

东来治学不懈，思想活跃，学识渊博，桃李芬芳。他在中美关系史，特别是在美国宪政史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虽然52岁算是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在学术上仍是大有可为的黄金时期，然而，东来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好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失去了一位活力四射的英才。在此万分悲恸的时刻，我代表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全体师生，向东来同志表示哀悼，也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逝者已去，行者可追。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不断创新，把学术与教育事业推向历史的新高峰。东来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东来，一路走好！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梁茂信

2013年5月3日于长春

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唁函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深感痛惜。任东来教授是我国知名国际问题和美国史专家，在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颇有建树。任东来教授的逝世，不仅是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此哀伤时刻，武汉大学世界史学科同仁谨致沉痛悼念，并向家属转达诚挚的慰问，望节哀顺变。

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2013年5月3日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不幸英年病逝的噩耗，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全体同仁十分悲痛。任东来教授不仅是南开大学而且也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长期致力于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宪政史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和学习的榜样。他的去世是我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友、学长，请向任东来教授的家属转达我们的哀思和问候，望节哀顺变。

任东来教授千古！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全体同仁敬挽

2013年5月3日

上海大学历史系唁函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不幸逝世，我们倍感悲痛！任东来教授一生精勤，他在美国史、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宪政史的研究造诣世所公认。他严谨的治学风范，以及强调学以致用思想，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东来教授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美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请代转我们对任东来教授家属的慰问之意，并望节哀。

顺致

敬礼！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全体同仁

2013年5月3日

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转任东来教授家属等：

惊悉东来不幸病逝，心痛欲裂，谨此致哀。

东来是中国第一个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成绩斐然，是我国优秀的年轻学者。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阳光热情，思维敏捷，脸上永远带着微笑。他是我的小兄弟。他的英华早谢，令我唏嘘不已。

东来走了，他的学术贡献将与世长存，他的道德人品如紫气东来发散人间。我们永远怀念他。

向东来夫人吴耘女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节哀，好好保重自己！

杨令侠

2013年5月3日

厦门大学罗思东教授唁函

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深感沉痛！谨致哀悼之情，愿任老师走好。

我研究生刚毕业时，从事国际政治学和中美关系的教学，读过任老师的许多论文。任老师文章锦绣，才华横溢，令我受益匪浅，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得见其人，当面请教。2002年，厦大美国史研究所承办“东亚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我担任会务工作，第一次见到任老师。任老师人如其文，高大俊郎，随性亲和。当时天气渐热，任老师穿着一件厚棉衬衣，扯着衣袖，笑言穿多了，要去买一件薄衫。彼时情景，竟如昨日。第二次见任老师，是在2010年在厦大召开的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任老师参加了我所在小组的讨论。我提交的论文涉及美国地方政府，任老师以其在美国多年的亲身经历，对论文提出了详尽细致的意见，其治学严谨认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实为我辈后学的典范。

天妒英才，竟至如斯。任东来教授安息！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

罗思东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唁函

吴耘女士：

昨晚7时，听到你在电话中告知东来不幸的消息，痛彻心肺，一夜未眠。东来英年早逝，令人扼腕。我们在美国史研究会的网站发了消息，各类唁函和纪念文章纷至沓来。来信来函的有国内的会员和朋友，也有国外的学术同行和朋友，甚至还有百岁老人、我会开创者之一的刘绪贻教授。可以看出东来在我们美国史研究会人气之高。这些都足以慰藉东来。

我和东来在东北师大分属七七、七八兄弟年级，是同窗；在丁则民先生组织的美国史研究小组研读美国史，是同门；在美国史研究会共同承担责任，是同事；在美国史研究的各自领域耕耘，是学术同行。我了解东来，喜欢东来，敬佩东来。我虽虚长几岁，但在我的眼中，他更有兄长的风范和学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建树，令人钦佩；他对美国史研究会的贡献，有口皆碑；他超新脱俗的风度，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愿东来在另一个世界里，一路走好。

望你和家人保重、节哀。

厦门大学王旭

2013年5月3日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世界史学科唁函

任东来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病逝的消息，我们感到万分悲痛。任东来教授为我国美国史学界著名学者，他治学严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美国史学界重大损失。

请转达我们的哀悼之意和对任东来家属的慰问之心，并望节哀。

顺致

敬礼！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世界史学科

2013年5月3日

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暨世界史教研室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因病去世，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及世界史教研室成员十分震惊、深感痛心。东来先

生风采卓异，治学严谨，先生的美国宪政史论著影响了我们几代学生。先生的去世不仅使我国美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学者，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令我们受益匪浅的师长。敬请转达我们对东来先生家属的真诚问候，请节哀顺变。

东来先生，一路走好！

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

世界史教研室全体成员敬挽

2013年5月3日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唁函

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我会任东来副理事长因病逝世，十分悲痛。我与东来1985年分别作为美国史硕、博士研究生入学南开。同窗三载，东来对我帮助很大。88年毕业后也经常联系。90年我到南京大学开世界史青年史学工作者会，承他殷勤招待。后来他去艾奥瓦访学，我们又得以在我当时居住的明尼苏达小聚。东来教授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给学生推荐的美国史重要参考书。他的离世，不仅让中国美国史学界失去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让中国学术界蒙受重大损失。请秘书处代向其家人转达我和四川大学同仁的哀思，也请他们节哀顺变。

东来教授千古！

原祖杰 教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年5月3日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世界史教研室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转南京大学历史系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令人扼腕。去年9月份晓进兄来芜湖时得知任先生生病的消息，然竟没有料到先生走得如此匆匆。任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美国史和世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世界史教研室全体同仁沉痛悼念。

任东来先生天堂安息！

任东来先生家属节哀！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世界史教研室全体同仁

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张德明教授唁函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仙逝，深感震惊和悲痛！任东来教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刻苦勤奋求学，孜孜不倦工作，品行出众，成果丰硕，堪称史学界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和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对任东来教授的仙逝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任东来教授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任东来教授德教永昭，风范常存！

胡德坤（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原副校长）

张德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13年5月3日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唁函

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逝世，深感意外和悲痛！任先生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在美国宪政史研究上海内独步。任先生为人坦诚热情，关爱后学，是我们后学学习的楷模。天忌英才，先生早逝，是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愿任先生安息，敬请任先生亲友节哀保重！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全体同仁敬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扼腕叹息！

任东来教授是我国美国史学界成果丰硕、德淳名立的著名学者。他多年来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在美国宪政史、美国外交史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我国的史学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精力。然而，正当他大展身手、大放异彩的黄金年华，却天妒英才，不永天年。这是我国史学界和中美文化交流领域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史学同仁和广大青年学子的重大损失！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史研究同行

大连民族学院郭九林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转：

惊愕任东来先生病逝，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任东来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名重量级学者。他为人坦诚，思维活跃，热情开朗，学术研究和教学均成绩卓著，是后学们的学习榜样。先生英年早逝，我们心痛失去了一位好榜样，更失去了一位好学长。

愿先生一路走好！望先生的家人节哀、保重！

郭九林敬挽

大连民族学院英语系主任

2013年5月3日

南开大学罗宣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闻任东来教授因病去世，惊愕痛心不已！

任师兄乃杨生茂先生的大弟子。作为杨先生的关门弟子，多年来我虽未能有缘与师兄深交，但深知师兄始终谨承师学，辛勤耕耘并活跃于海内外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等领域，师兄的学问和为人一直是我的骄傲和楷模。不想如今还没来得及更亲近师兄，他竟突然撒手人寰，真真令人痛心疾首。师兄的离世，不仅是中国美国史学界乃至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更使所有敬他爱他的人痛失一位可亲可敬的亲人。请秘书处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致的我深切的哀悼，也请他们节哀顺变。东来大师兄千古！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罗 宣

2013年5月3日

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唁函

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去世噩耗，深感悲痛。东来教授乃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其道徳文章有口皆碑。东来教授是中国美国史学界之栋梁，其英年早逝，实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请代向东来教授的亲人转达慰问之情，请他们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金虎

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唁函

请秘书处转南京大学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去世的消息，深表沉痛！任教授为人坦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是我们同行学习的榜样。美国研究领域肯定会后浪推前浪，让他能放心离去，在天堂等候佳音。

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听闻任东来先生病逝，不胜惋惜和悲痛。几年前于厦门美国史年会与任先生相识，其儒雅之风度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任先生著述我们早已接触过，其运思之深、视野之广令人深为折服。任先生当时曾对我们说，他从小是在宁波长大的，有机会一定到宁波来看看。我们本欲请先生来宁波大学讲学，并故地重游。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不想先生近日辞世，令人扼腕不已。希望先生能神游甬城、魂翔故里。

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同仁敬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病逝，倍感悲痛！东来英年早逝，不仅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亦是整个知识界的一大损失。在此特通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对东来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通过研究会对吴耘女士转达最诚挚的慰问。

东来千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孔庆山

2013年5月3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黄柯可、孟庆龙、高国荣唁函

惊闻东来教授病逝，深感震惊和悲痛，为失去一位社科院培养的优秀博士生尤感惋惜。东来教授治学严谨认真，处事光明坦荡，待人真诚友善。他教书育人，著述宏富；品行高洁，不争名利。东来教授是我国知名的中青年美国史专家和国际关系史专家，多年来一直主持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的工作，长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为推

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东来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学界的重大损失。谨对东来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东来教授的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

东来教授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黄柯可 孟庆龙 高国荣

湖南科技大学雷芳唁函

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先生溘然长逝，不胜哀痛！

任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和美国史专家，学术成就斐然。我与先生仅一面之缘，但他对后学之辈却提携有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任先生驾鹤西去，不仅是先生家属的损失，更是我国学术界的损失。深切怀念任先生，任先生千古！

谨表达后辈的哀悼之情，望任先生的家属和亲友节哀！

湖南科技大学 雷 芳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教研室暨欧美历史文化研究所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闻任东来先生英年早逝，伤感不已！余与任先生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其学识令吾倾慕。先生的离去，让许多后学失去了一位良师，让美国史研究失去了一位大师……悲哉！敬请任先生家属节哀！

任先生的离去再次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忍不住想问：为什么近几年有这么多的学界精英英年早逝？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我只衷心地希望生者努力，死者安息！

任先生千古！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教研室

温州大学欧美历史文化研究所

2013. 5. 3

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闻东来教授去世，我为他的离去而心痛。

东来教授是杰出的学者，还是宽厚的兄长。东来教授虽英年而逝，他所树立的学术楷模和道德风范，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在此通过研究会秘书处对东来教授的逝世表示哀悼！并通过研究会向吴耘女士转致我的最诚挚的慰问，望节哀、保重。

福建师大李昀副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先生不幸病逝，甚为哀痛！先生道德文章，堪称楷模。记得早在2003年，我作为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参加“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第一次见到任先生，那时的我实际早就拜读过先生的大作，仰慕先生的大名。在这次会上，我也亲身体会到了先生睿智、儒雅的学者风范。以后我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多次美国史研讨会上聆听了先生的发言和点评，深切地感受到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2010年4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十三届美国史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论文，任先生担任我所在小组的点评专家，在我宣读完论文之后，任先生抬起头，微笑着对我说：“你这篇论文选题角度还不错，应该是你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吧，可以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任先生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仍历历在目。而先生的这个点评，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习史小辈，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2012年5月上海第十四届美国史年会上，我在茶歇期间偶遇先生，先生仍旧是那样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对于我这样的年轻后学丝毫没有架子。先生不仅对我点头微笑，而且还关切地询问我目前的工作科研情况。现在想来，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不禁使我黯然神伤……

任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激励后学。我们唯有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任先生的鼓励与期望！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李 昀

2013年5月4日晨

国际关系学院吴雪唁函

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各位同仁：

惊悉任东来教授离世，深感震惊和难过。作为晚辈，我与任老师相识于09年复旦大学主办的中美关系史学会年会上。当年与任老师比邻而坐，听他侃侃而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怎会想到他竟英年早逝，真是天妒英才。虽然只是在美国史学会和中美关系史学会的年会上，与任老师有过短暂接触，但任老师的平易近人、博学健谈、真诚率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在上海大学美国史年会上，任老师的发言似乎还回响在耳边。感伤之余，唯愿任老师一路走好！并向任老师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

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 吴 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唁函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并呈任东来教授家人：

惊悉东来教授不幸病世，我们深感悲痛，特致电以表哀思，并向您们表示深切慰问。

任东来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国宪政史的教学和研究，成就斐然。他治学严谨，思想深邃，学术造诣深厚，为人真诚谦和。他是中国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论著和思想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

任东来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优秀毕业生。他长期支持和关注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编辑部和中华美国学会的工作，长期担任《美国研究》的编委，为推进中国的美国研究，加深中美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东来教授的去世是中国美国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东来教授安息！

中华美国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研究》编辑部

2013年5月3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David M. Lampton 教授唁函

Colleagues:

Ren Donglai taught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from nearly the institution's start. Cherished by all the students I ever met at HNC over his many years there, he had an infectious laugh and a curiosity that led him to undertake in-depth 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presidential system as well as a rule of law system energized and overseen by a powerful and independent court system. It was in recognition of his research, the contributions this research made at home and abroad, not to mention his student legacy, that Johns Hopkins recently inducted Donglai into the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 This was recognition of all that he achieved and the pride that Johns Hopkins as an entire university had in its association with him. This honor was presented to him in the last days of his life. We all have lost a colleague, many of us a friend, and productive U.S.-China relations has lost an ally.

With respect, David M. Lampton/Mike

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唁函

This is indeed an immense sadness to us as Dongla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t is a huge loss to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My last communication with him was about one month ago in middle March when I visited Nanjing. He emailed me that he was in hospital and not convenient for meetings. He then kindly connected me with his other colleagues in Nanjing University for a visit. From his colleagues I discovered the seriousness of his illness. But I still hoped he would get better and could meet him in my next trip.... This is truly shocking and devastating. 又一个英年早逝! Wish we all keep well and work hard when we still can continue Donglai's endeavor of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aintaining peace betwee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S.

Suisheng (Sam) Zhao (赵穗生), Professor

Edi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Impact Factor: 0.677)

Director, 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

华东师范大学余志森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万分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最难以承受的哀情之一，这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敬请转达对任东来家属的深切慰问，节哀顺变。

余志森写于上海

陈伟唁函

年初我们还通过电话。据他说，化疗和放疗效果很好，病灶已经全部消失，而且没有掉头发、呕吐等副作用，起居一切正常，活到 80 岁当属毫无问题。在京治疗期间，他居然还有闲心，特意拜访过美国宪政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何帆法官。没想到，病情突然逆转。

我和东来是大学校友，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入学两周后即因乒乓球比赛相识。他那时还是个 17 岁的阳光少年，虽然貌似文弱书生，但球风相当凶悍，杀得我难以招架，由此开始了我们数十年的友谊，其情景恍如昨日。

东来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勤奋攻读，本科毕业后脱颖而出，成长为国内第一位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能够“打通内外”，在美国宪政法治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贡献重大，在国内学者中独树一帜，令我非常钦佩。他开朗乐观的性格，睿智风趣的谈吐，出类拔萃的学术成就，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的去世堪称中国美国史学界和宪政史研究的巨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相识相交 35 年的终生挚友，令人深感痛苦，无比感伤。

谨向你、婉洁以及你们全家表示沉痛悼念和诚挚慰问，望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陈 伟

5 月 2 日于美国

中美文化中心前美方主任 William F. Rope 唁函

Dear Madame Wu and Ren Wanjie,

My wife Priscilla and I were greatly distressed to learn today of the passing of your husband and father, Professor Ren Dong Lai. Our grief is great, and I know how immense his loss must be for the two of you. His death is also a great loss to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to Johns Hopkins and Nanjing University, and to the world of Sino-U.S. relations. Personally, I mourn the passing of a vibrant, warm, outgoing, and wonderful friend. Please accept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Ren Donglai was as fine a scholar of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s I have known. His

enthusiasm for the subject was contagious, and his knowledge was deep. His eye for important details essential to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was keen. As one who participated in some of those interactions as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 loved our many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views during my year at Hopkins-Nanjing. I loved seeing his bright eyes and smiling face and hearing the ideas that flowed from his lively, inquisitive mind. He was a serious and conscientious scholar; and as a teacher and lecturer he was superb. So many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his wisdom and teaching! So many more would have done so had he been able to live a longer and even fuller life!

No doubt you will hear similar sentiments from many who attend his memorial service and will hear more from his former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as the days go by. I hope thi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he served his country well by contributing so much to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will be of some comfort as you undergo the difficult adjustment to his passing. I wish we could join you Saturday to hear all that will be said. I am at least happy that my wife and I were able to see Ren Donglai again – in very fine form – when we attended the Hopkins-Nanjing 2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last June.

Many of us in America who were lucky enough to know your husband and father will think of him often and carry him in our hearts, as will you and so many others in China. Should either of you plan to visit Washington in the future, please contact us. We would love to extend hospitality to you and have you stay as guests in our home. In the meantime, please accept, again, our deepest sympathies.

Sincerely,

William F. Rope

American Co-Director

Hopkins-Nanjing Center, 1995-1996

悉尼大学袁劲东教授唁函

Dear staff/colleagues of the Nanjing-JHU Center,

It is with shock and great sadness that I received news that Professor REN Donglai has just passed away. Please forward my deep condolence to his family.

I first met Donglai in 1987 when I was doing my MA thesis research on Kissinger. I came to the Center to do research and met him there. Many years later, I visited the Center again, when I was working at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alifornia. I have followed his

work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have regarded him one of the finest America scholar in his generation. This is a great loss to Nanda, to the Center, and to the US-China academic communities. He will be missed.

May Professor Ren rest in peace.

Sincerely,

Jingdong YUAN

JINGDONG YUAN, Ph.D | Associate Professor & Acting Direct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中美文化中心学生艾尚恩唁函

My first class with Professor Ren Donglai was at 8:00am on a Tuesday during shopping week. The class,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seemed like a strange choice to take in Chinese, but I was curious and it worked with my schedule and I'm something of a morning person. There was a total of 5 bleary-eye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at the time I was pretty unsure of my Chinese. Within minutes of Professor Ren Donglai beginning his lecture, I was certain that signing up for the course was anything but a mistake. His enthusiasm, pa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not only the Supreme Court, but every related thread were palpable. His insistence on making every class member speak and answer his questions did more for my Chinese and my confidence in it than all the hours I had spent with my copy of the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n short, Professor Ren Donglai changed my experience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in remarkable ways. Without having taken his class, I would have said that my time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was great. Having had the privilege of taking two of his courses, I can say that my time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was nothing short of extraordinary. Classmates and I still remark about Professor Ren Donglai's optimism, wit, and excitement for just about everything. It was such an honor to have had him agree to serve as my thesis advisor, and though his illness made our contact briefer than I would have liked and electronic rather than allowing me to appear in his office in person, his sage advice, worthy criticism, and undiluted warmth shaped my thesis into something of which I could be proud.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has lost a pillar and the world has lost a friend. Professor Ren Donglai inspired countless HNC students and me to greatness, to confidence, and to recall what it

was like to have had that childlike sense of wonder of learning; a spark we all still possess deep down. I thank him for that. May he live in on our memory forever.

Sean Ages

艾尚恩

中美文化中心学生 Sarah Stern 唁函

Dear family of Ren Donglai,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sympathy for your loss and reiterate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Ren Laoshi was a great man and will be terribly missed by everyone who has attended HNC. I took Ren Laoshi's class on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fall of 2011 and it was by far my favorite class, and Ren Laoshi my favorite professor. I know that many students felt the same way. He had so much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the subject matter, and was so genuinely excited to teach us that we couldn't help but be excited too. I will always picture him as he was every day in class: gesticulating wildly and talking at rapid speed about 中美关系, barely even pausing his speech to take a drink of his ever-present green tea. And he was always smiling, which I loved. Everyone at HNC will miss Ren Donglai and will remember him as the wonderful professor and friend that he was to us all. I hope you are able to find joy in your memories and the fact that h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Sincerely,

Sarah Stern

HNC 2012

中美文化中心前美方主任 Dan Wright 唁函

To the Family of Professor Ren Donglai:

I write to share my deepest condolences.

Professor Ren was a wonderful man, a great scholar, a fabulous teacher, and a good friend of China and America.

I have wonderful memories of Professor Ren's enthusiastic building of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community, over now many years.

I thank God for his life an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now, I know the pain of his passing must be deep. We share your pain. We join you in deepest sympathy and heart-felt gratefulness for his life.

Sincerely,

Dan Wright

Hopkins-Nanjing Center student, 1993-1994

Hopkins-Nanjing Executive Director, 1999-200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葛丽雅唁函

Dear Wu Yun and Ren Wanjie,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e news about the passing of your beloved husband and father, Ren Donglai. I join you, your extended families, and HNC friends in mourning the huge loss we are all experiencing.

May it be of comfort that his memory will live on! He was not only a kind, gentle, and genuine human being but also a brilliant scholar, mentor and friend who touched the lives of many, and contributed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Please know you are not far from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and will be joining you in spirit at his memorial.

With deepest sympathy,

Gloria González-Micklin

Gloria González-Micklin 葛丽雅

Director, Programs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1818 N Street, NW Suite 200

Washington, DC 20036

张志远唁函

继培：

你好，麻烦你向东来的太太及女儿 Wendy 转达我们一家对东来去世的沉痛哀悼。春节时我给东来发的 email，他回复说身体在康复中，当时我还以为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直到上礼拜白依丽给我转来 Wendy 的 email，我才得知东来病重的消息。心里难受的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东来、白依丽和 Wendy 去年三月来我家做客，二十多年未见，我们都很激动，本来相约今年再一起相聚，但却已天人永隔，成为遗憾。真是天妒英才。如果 Wendy 需要帮助的话，请告知，我一定会像我女儿一样对待她。

谢谢。

张志远

周雷唁函

张老师：

我之前从微博上看到这个消息，还特别去搜索网络看是否是重名，很遗憾。

我还记得中心二十周年庆的时候，我采访任老师的情景，他向我描述自己眼中的中美中心。之后和戴博的聊天，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教授他接触了很多，但是很少有人会像任老师那样一直保持那种学术的活力和好奇心，我记得他的原话是：你能随时看到他在谈论学术时，眼睛里的光芒。

下个月，我们这一届同学中心毕业十周年，前几天一些同学正好说要约聚南京。我想到时候回到中心，大家应该会想起任老师眼中的光芒，还有他挥动乒乓球的情形吧。

希望任老师家人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周 雷

Emory 大学 Holli A. Semetko 唁函

Dear Wu Yun, dear Yun,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sympathy to you and your daughter and your extended family on the passing of your husband Ren Donglai. I wish I could be there with you all today at his funeral.

I was so very sorry to learn from Changsheng that he passed away recently. I had not been aware that he was ill and I am so sorry that I was not in touch earlier with you and your family. The last year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all of you.

We hosted Donglai to speak at Emory a few years ago as the first speaker sponsored by the Emory-Nanjing Partnership. He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everyone he met. He was such an inspirational person and a great storyteller. And he was a great friend of the people of the U.S. His best selling Chinese book on the individual stories behind the top ten U.S. Supreme Court cases of the 20th century also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ing China-US relations, in my view, by inspiring readers to think about improving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both countries.

We are all so fortunate to have had Ren Donglai in our lives. His vision, his laughter and his optimism will remain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When you are visiting the U.S. I hope you will let me know. You and your daughter are most welcome to visit me and my daughters (Miriam is 15 now and Sophia is 11). We would welcome you both to stay at our home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Atlanta.

Wishing you strength at this most difficult time.

Warm wishes,

Holli

Holli A. Semetko, Ph.D.

Asa Griggs Candler Professor of Media &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Emory University

谭汝为、李有华唁函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

惊悉著名历史学者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甚感痛惜！任东来教授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贡献很大。他在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等研究领域，尤在美国宪政史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在中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备受学界推崇。

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他对美国最高法院和司法大案的研究推介，堪称所有律师的案头必备。

值此悲痛的时刻，谨向任东来教授的家属致以亲切慰问，望节哀顺变。

特撰一挽联祭于东来教授灵前——

北升南陨，小视角里大历史；

东来西去，美国史外中国梦。

任重道远

任东来教授永垂不朽!

中国阅读与鉴赏研究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

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有华

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曼丽

2013年5月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顾宁研究员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请转任东来教授夫人:

得知任东来教授病逝,非常震惊!深为中国美国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失去一位学术成就卓越的年轻学者感到惋惜!

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任东来教授是在哪次学术会议上了,但留给我的印象仍然还是和1982年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生时的样子,满面笑容,充满朝气。

多年来,任东来教授刻苦勤奋,学术成就涉及美国历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宪法史、美国外交史等诸多方面,令人钦佩!尤其他在美国宪法史研究方面做出的开拓性工作,是对中国的美国历史整体研究的巨大贡献!

他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答应送给我《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一书。后来大老远托人带来,我深为感动。此书我将永远珍藏!

愿任东来教授的家人节哀顺变!夫人早日康复!孩子健康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顾 宁

四川大学邓和刚教授唁函

治丧委员会同仁,

惊闻东来教授去世,不胜悲痛!我与东来教授曾于80年代中期在南开大学同窗三年,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的学术成果更是我望尘莫及的。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值此悲痛之时,言语已是多余,祈福逝者安息,生者节哀。

敬希转达!

四川大学教授 邓和刚

2013年5月6日

美国海军学院 Brian VanDeMark 教授唁函

Dear Wu Yun and Ren Wanjie,

I write to share my deep and sincere condolences with you upon learning of the death of your beloved husband and father, Ren Donglai.

Ren Donglai was exceptionally kind and thoughtful to me and my family during the year I taught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from August 1999 to June 2000.

Of all the Chinese faculty at the Center, he reached out to me the most--a gesture that I deeply appreciated then and now, all these years later.

He expressed great sensitivity and thoughtfulness toward me as a visiting American faculty member and made me feel genuinely welcome. I could never repay such a priceless gift.

I particularly remember the wonderful day our two families spent together on a bus tour that included a visit to the former U.S. embassy on Langya Road in Gulou and a tree-planting ceremony in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of Nanjing. I like to think the tree I planted that day has grown big and strong as a living symbol of the friendship that Ren Donglai and I formed in 1999-2000.

Your husband and father was an exceptional man. He will remain in my memory forever.

Best wishes always,

Brian VanDeMark

美国 Dayton 大学 Margaret Karns 教授唁函

Dear Wu Yun and Wendy,

I was deeply saddened to receive the news last week of Ren Donglai's passing at such a young age. How well I remember our time together during my year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1995-96), our many conversations, and also meeting both of you. I remember him leading the tour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Museum in the fall and a "farewell" meal we had in the spring, then walking along part of the old wall with all of you. Donglai was such an energetic, curious, and hardworking colleague. His hopes for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at Nanda led to quite a few conversations about such programs as well a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US-China relations more generally. Am I correct in my vague memory, Wu Yun, that Donglai actually visited me in Dayton, OH a year or two after I was in Nanjing when he was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s?

I wish I could have attended the 2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r's creation last year for it would have afforded the opportunity to renew my relationship with Donglai. I have thought many times of him and all that he gave to Nanda and the Center over the years as well as to those of us non-Chinese who got to know him during our time in Nanjing. His passing leaves a large hole in the Center's faculty as well as in your lives. Please accept my deepest sympathies at your loss and my hope that others' tributes to Donglai's accomplishments will convey to you how much he will be missed by many people.

Sincerely yours,

Peggy Karns

Dr. Margaret Karn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1995-1996 and

Professor Emerita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Dayton

Dayton, OH USA

南京大学容国强唁函

吴耘老师，你好！

几个月前我得知任东来老师患癌症的消息，非常痛心。本想前往探望，得到消息说“任老师已前往北京治疗”。一段时间后又得知任老师回到了南京，又想前往探望，却又被告知说你不希望大家去探望等情况。为了尊重你们的愿望，我希望等合适的时候再前往探望，没想到竟然成了永别。

任东来不仅是个优秀的学者、老师，还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每次见到他，无论是到部里来代你领东西，还是路过见到面，他总是笑呵呵的跟我打招呼，非常有亲和力。我有一件关于任老师的普通小事想和你分享，也借此表达我对他的哀悼和思念：

2005年6月底，我们部租用中美中心的地方参加四六级考试阅卷，期间一次碰到任老师，当时出版社给他寄了大约3-4包的书，后来我才知道里面就是他的代表作《美国宪法历程》，他一个人肯定搬不动，我看到就自然地主动帮他搬了两捆到他的办公室，离开之前他让我等等，当场撕开拿出一本书，并签名送给我。我感觉很意外，帮了他这么一个小忙他居然还这么放在心上，正常情况也就一声谢谢而已。我当时对他说你送给别人吧，我看不懂浪费了，

他却对我说“你可以当小说看，很容易看懂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写东西的特点就是让普通读者也很容易看懂。

你女儿的诗，长生让我发到南大的 BBS 上，我当时不知道发到哪个版合适，后来发到了新闻版和中美中心版。发完后看到中美中心版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发了，于是就删除了我的帖子。

也许是上帝因为我在他生前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的原因，让我为你们做点事弥补我的遗憾吧。任东来老师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的。

请你和你女儿节哀，我相信东来老师希望能看到你们幸福、快乐、健康的样子！

容国强

2013. 5. 16

冯承柏教授夫人黄振华唁函

惊悉东来同志逝世的噩耗，心痛不已。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英年早逝是国家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东来和承柏是忘年交，惺惺相惜。承柏辞世后东来含悲写出悼念长文。六年后的今天年富力强的东来却也驾鹤西去。愿你们在天国相知相伴，切磋学问，海阔天空，畅所欲言。请吴耘老师节哀顺便，保重身体为要。

冯承柏的老伴黄振华

华南师大何慧教授唁函

我最近因为在美国的访问即将结束而抓紧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没有经常浏览网站，直到今天才惊悉任东来教授去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能啊！这么多年来，无论哪次当我在美国史年会或是中美关系史的会议上见到东来时都感到他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才华横溢。他的真诚、聪明、学识、品德在学界有口皆碑，他的有关中美关系史、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方面的著作是许多美国史学者的案头常读著作和学生的必读书目。记得在 2008 年的美国史武汉年会结束后，他搭的是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南京，我和他一起同车前往机场，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他的平易近人，睿智健谈让人难忘。就在去年的美国史研究会上海年会上，他也还是和以往一样机敏、精干。我们同在中美关系史的小组讨论，他对于参会的学生的报告也耐心倾听并提出中肯的意见。真的没有想到啊，东来这么快、就这样地离开了我们，此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非常悲伤，只感叹世事无情。无奈天妒英才，愿东来在天堂里安息。

杜鲁门图书馆馆长 Michael Devine 夫妇唁电

Dear Wu Yun,

Maija and I were terribly saddened to learn from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of the loss of our good friend D.L. You and Wendy have our most profound sympathy. We know how much DL meant to both of you, and we can't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must be for you and Wendy to be without such a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 Every time we were with you, it was so clear to us that DL loved you both and cherished every minute he spent with you.

Please excuse this electronic message of condolences. I'm sorry to be sending this via e-mail. It seems so impersonal. I wanted to write something and send it by a more traditional method, but all options seemed too complicated.

Maija is in Korea on her book tour, and I am attaching to this e-mail a poem Maija wrote and sent me about DL and our happy memories of him. DL is someone we will never forget and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im with great fondness.

Please let us know if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do for you or Wendy, especially when you visit the U.S. We are anxious to know how you are doing and about Wendy's plans beyond Grinnell. I hope we will always be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deepest sympathy,

Sincerely,

Michael and Maija

一位美国老妇人对中国的怀乡病

王立新

2007年12月下旬，我从耶鲁大学赴洛杉矶参加传教士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回耶鲁的途中在费城转机。费城飞往纽黑文的飞机很小，只够坐几十个人。坐在我旁边的是位美国老妇人，名叫Hylla，已经退休，退休前是一个会计。她听说我来自中国，就开始跟我聊起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来。她说她叔叔是一位军人，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一战后驻扎在上海，回国后跟她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包括上海有一个国际区（international zone），那里的人都讲英语。中国有一个紫禁城（Forbidden City），是满清皇帝溥仪住的地方，老百姓不让进紫禁城，只有满清的官员，穿着满清的服装才能进去。溥仪有一位英文老师，因此溥仪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溥仪后来还为日本人做事。Hylla称她见过很多珍贵的中国玉器和丝绸制品，向我描述她见过的一件中国玉器制品，是一个漂亮的玉匣子，打开匣子后里面有一个小匣子，打开小匣子后里面有一个更小的匣子，她一边说一边比划，满脸的羡慕与欣赏。她还说，中国的丝绸非常漂亮，丝绸上有各种手绘的图案。我问她自己是否有收藏中国的玉器和刺绣，她说没有，她叔叔有一些，但都给了她堂姐，口气里极为羡慕。

有意思的是，每次她谈及中国历史时，都会问一句：“现在还那样吗？”当我回答现在已经不是那样时，她马上表现出一脸的失望。她问我，紫禁城和溥仪的宫殿（她用的词是Pu Yi's Palace）现在是不是只有穿满族的服装和官员才可以进，我回答说，早就不用了，现在任何人只要买张票，都可以进去。上海的国际区还说英语吗？我说早就不说了，而且你所说的国际区其实是租界，是欧洲列强强迫中国政府出让的。她还问我，是否还有手工刺绣，我说，现在丝绸制品大量的都是机器织的，手工刺绣已经很少了。

对我的回答，她极为失望。她问我说，“那你们的传统呢？为什么不把你们的传统保留下来呢？这些传统一旦丢失，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她补充说，十多年前，她的堂姐曾到上海旅游，发现她看到的上海跟她父亲讲的上海完全不同，那里没有人人都会讲英语的国际区，也没有英美的银行，因此她堂姐特别的失望。Hylla女士的一句话最令我惊愕。她说：“我希望中国人仍然穿满族的服装，紫禁城仍然不让人随便进入。”她用的句子是：“Forbidden City should be still forbidden！”

这就是一个普通美国老妇人心中的中国，她希望看到的中国。Hylla 女士的中国观在美国相当有代表性，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因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与美国越来越相似，而一个与自己一样的中国是没有吸引力的，吸引他们的是所谓的“异国情调”。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了很多传统，他们不希望中国走他们的路，他们想在中国看到和找回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希望中国保持传统的状态。在他们心中，中国最好像一个古董那样，供他们欣赏和把玩。

显然，Hylla 女士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当代中国人在想什么。我问她对当代中国是否了解，她说不了解。我问她是否知道中国电影明星章子怡，她说，她很少看电影，不知道谁是章子怡。当她提出紫禁城仍然应该像以前那样时，我与她争辩说，如果白宫不让人参观的话，您会做何感想？她先是一愣，然后说：“那不一样”。我告诉她，中国人希望现代化，希望过富足的生活，中国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受西方的欺凌，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实现富强，中国人不想停留在传统的状态。对我的争辩，Hylla 女士没有说什么，只是强调她希望看到的是她叔叔给她讲述的那个中国。

Hylla 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现状不了解并不奇怪，她也绝非有意反对和阻止中国的发展，而只是出于自己朴素的感情和愿望希望中国仍然像她叔叔所描绘的那样，过传统的生活，保持东方的特色。Hylla 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她延续了她叔叔对旧中国的怀念。可以说，这是一位美国老妇人对中国的怀乡病，而且这种怀乡病对我们还有一定的警示，提醒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要失去自己优秀的传统。

但是，如果这种怀乡病传播开来，成为某种舆论则是有害的。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多少反映出这种怀乡病的影响。美国舆论指责中国中央政府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是在破坏，甚至摧毁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这种指责与 Hylla 女士的心理如出一辙。美国人了解，也不想了解西藏人在想什么，西藏人是否想过现代化的生活，而只是一厢情愿地要求西藏仍然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认为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就是消灭了西藏的独特传统。

其实，美国人与其说是在关心中国，不如说是在关心他们自己，是把传统中国当作满足自己愿望、爱好和情感的地方，是在借中国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美国人需要做的是问一问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否愿意停留在传统之中，而不是把中国当作寄托自己情感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说，真切地理解对方的向往、抱负和梦想是中美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前提。

美国学者介绍美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王 希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关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笔谈,一共三篇,分别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撰写。三位教授都曾担任过OAH(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主席,应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邀请,他们于2012年5月至6月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年会,并分别到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讲学。

上海是他们在华停留的第一站。5月25日,三位学者参加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外历史学家对话会”,分别做了专题发言。对话会开得热烈而充实,大家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为了让更多读者分享这次交流的成果,姜义华教授提议发表美国学者的发言,三位教授欣然应允,将修订的发言稿交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故有了这次笔谈。在此,我将三篇论文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引起感兴趣的美国史同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生同行)的重视。

凯斯勒-哈里斯教授的文章是一篇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综述。文章对20世纪以来美国劳工史学的发展做了内容丰富、分析精湛的梳理,介绍该领域从最初的工会史研究到目前的“新劳工史”研究所经历的几次重大转型,尤其讨论了阶级、种族、族裔、社会性别、白种肤色、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分析概念如何进入劳工史领域,并如何深化了历史学家对美国语境下的“劳动者”(working people)的复杂性和变异性的认知。在谈及当代劳工史学的使命时,凯斯勒-哈里斯教授特别指出,历史学家必须面对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包括跨国劳工流动、本土劳工与移民劳工之间的冲突,必须重新想象新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并且必须将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纳入新劳工史的研究之中。

梅教授的论文则把我们带入冷战史领域,但她关注的不是传统的冷战史,而是冷战对普通美国人生活中最隐秘之处——家庭与婚姻——的渗透和影响,即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遏制”如何在政府宣传、市场消费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夹击之下,被内化

成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普适性生活原则。在这种匠心独到的史学创作中，梅教授将社会史、文化史、意识形态研究和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冷战史研究，在分析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出现的长达 20 年之久的高结婚率和组建家庭热现象的同时，揭示这种基于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之上的“非政治化”进程所掩盖的种族压迫和对异见者的严厉围剿。如同凯斯勒-哈里斯教授一样，梅教授也通过论文脚注提供了本领域近年研究成果的大量信息。我相信这两篇论文提供的学术信息对国内相关学者和研究生将会非常有用。

霍林格教授的文章是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其最终结果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原文的主标题为“Protestant Boomerang”，其中的 boomerang 直译为“回旋镖”，指一种抛出去能够旋转着飞回来的武器，也含有“自食其果”的意思，后者是霍林格教授想表达的意思。论文研究的是曾在亚洲进行传教或曾与在亚洲或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missionary-connected Americans）对美国政治、学术、法律、文化和种族意识的影响。霍林格发现，包括赛珍珠、谢伟思在内的“海外传教活动相关者”在改正美国社会对亚洲人的种族偏见、反对国内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在美国高校中开拓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项研究将双向交流的思路带入到跨国文化交流的领域中，关注“反向”或“回返”影响，角度新颖独特。这项研究也可被视为美国史研究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近年来很有声势，已为跨大西洋的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跨太平洋的美国史研究中才刚刚开始，也许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可以从文章获得创新的启发。

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劳工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都不是陌生的领域，但三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诠释却令人耳目一新。尽管题材、形式与内容不同，但三篇文章综合起来可以提供一种兼具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窥见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本国历史方面所经历的思想、视野、方法上的深刻转型。

我也在此对促成美国历史学家访华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表示感谢，对为促成这次笔谈做出重要贡献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金光耀教授、李宏图教授和谈丽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感谢三位译者辛勤而优异的工作。

（根据作者为《复旦学报》写作的笔谈介绍改写）

2013 年 8 月 21 日

黄安年教授积极推动北美铁路华工研究

高艳杰

2012年10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北美中国铁路工人研究项目负责人张少书（Gordon H. Chang）教授和费雪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教授致信我会顾问黄安年教授，希望在中国寻找研究华工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项目的合作者，共同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黄安年教授长期致力于北美铁路华工问题研究，收到请求后，他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合作者，并向学界发出呼吁。11月，黄教授向斯坦福大学推荐暨南大学潮龙起教授和陈奕平教授领衔的研究小组，使得中美关于该项研究的合作取得实质进展。与此同时，黄教授先后在个人网站发布和转载文章十余篇，介绍和鼓励更多志愿者参与研究。2013年9月，北美铁路华工圆桌论坛在台北召开，包括黄教授在内的来自美国和中国两岸三地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所，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交流，此次会议为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平台。2015年将是我国华工远涉太平洋赴美国西部修建太平洋铁路150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未来会有更多学者和志愿者参与这项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华侨史研究。（根据黄安年博客内容整理，黄安年教授关于北美铁路华工研究的详细信息见<http://blog.sciencenet.cn/u/黄安年>）

我会与 OAH 在东北师大成功举办 “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研讨班

欧阳贞诚

2013年6月3日至22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OAH联合举办的题为“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的首届夏季研讨班，在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成功举行。

此次来华参加研讨班讲学的三位美国学者分别为OAH2012-2013年度主席、美利坚大学历史系艾伦·克劳特（Alan M. Kraut）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艾明如（Mae M. Ngai）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历史系戴维·戈博（David A Gerber）教授。三位教授长期从事美国移民史、族裔史的研究，均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三十余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班的学习。

在研讨班期间，三位美国学者从各自的研究兴趣与领域出发，分别对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反移民的排外主义、移民的适应与融合、散居与跨国主义、身份认同以及各种盛行的移民同化理论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讲授，并对美国学界关于移民问题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热点与趋势等予以了全面介绍。此外，各位学者还采取了播放纪录片与电影的方式，更加生动、直观地加深了学员对美国移民问题的认识。

活动期间，学员们就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积极主动地与三位学者展开了热烈交流与互动。通过参与此次研讨班，学员们获得了与美国知名学者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丰富了专业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此次研讨班的举办，为中国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我会三位会员赴美参加 OAH 年会

2013年4月10日至14日，作为我会与OAH合作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厦门大学韩宇教授、东北师大吕洪艳博士和北京大学博士生王睿恒等三位会员赴美参加了OAH在旧金山举办的年会。会议期间，OAH国际委员会专门设宴款待中国学者。会议结束后，三名会员分赴坦普尔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研究和访问。

美国史领域多项课题获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2013 年 6 月，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正式公布，世界历史学科共有 82 个课题获得立项。其中美国史研究独占 11 项，包括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7 项，青年项目 3 项。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项目类别
独立以来美国的身份意识与对外政策研究	王立新	北京大学	重点项目
美国外交史学史	王 玮	山东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美国对外文化事务机构的历史变迁研究 (1917-2006)	董小川	东北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冷战时期中美禁毒博弈过程研究	张勇安	上海大学	一般项目
美国政府与交通革命研究 (1789-1860)	叶凡美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一般项目
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研究 (1958-1976)	邓 峰	上海交通大学	一般项目
反垄断与美国民主的工业化社会适应研究	王建红	漳州师范学院	一般项目
冷战与美国对南非政策研究 (1948-1991)	冯志伟	商丘师范学院	一般项目
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政治与社会秩序研究	杨长云	江西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美国早期宪政的历史考察	郭巧华	杭州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研究 (1956-1966)	高艳杰	厦门大学	青年项目

东北师大举办“美国华裔：移民、美国化与认同”研讨会

吕洪艳

2013 年 5 月 10 至 11 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信息中心主办的“美国华裔：移民、美国化与认同”研讨会顺利举行。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中美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女士 (Julia Bloch Chang) 代表美方学者讲话，对此次研讨活动的举行表示祝贺与支持。参加研讨会的美方学者有 4 人，其中历史学科 2 人，文学专业 2 人，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总共 40 余人参加了研讨。双方学者就 19 世纪后半期华人移民美国的经历、美国人排斥华人、华人移民的民族与文化认同等重要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研讨会是东北师大美国研究信息中心计划活动中一部分，对于加深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哈佛大学埃利泽·马尼拉教授访问北京大学

史宏飞

2013年6月27日，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埃利泽·马尼拉（Erez Manela）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题为“第四警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中国全球角色的展望”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主持，李剑鸣教授、牛可副教授，以及北大众多师生参加了讲座。

马尼拉教授在讲座中试图重新解释一个历史之谜：在英国、苏联等国均持反对态度，并且国民政府也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唯有罗斯福坚持将中国当成一个大国，并力图赋予中国“第四警察”的国际地位，罗斯福为何对中国有这样一种定位，并持续地说服英、苏领导人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对此，马尼拉介绍了几种传统的解释：第一，长期以来美国，包括罗斯福个人对中国的同情；第二，源于国内政治的压力，比如“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游说和公关；第三，战时同盟的需要，美国希望以此来促进蒋介石抗日的决心或者防止蒋介石出现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想法；第四，出于地区安全平衡的考虑，中国可以在战后成为抗衡日本或苏联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马尼拉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何罗斯福一再坚持让中国扮演全球事务中的“第四警察”的角色。

而在马尼拉看来，罗斯福之所以这样做，与他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有很大关系。罗斯福对世界秩序的设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威尔逊主义。罗斯福继承并发展了威尔逊基于国际制度的全球安全思想，在这种设想之内，中国将同美国、英国、苏联成为全球四大警察，负有对全球安全事务做出集体决策以及使用武力维护和平的特殊责任。二是反殖民主义。罗斯福认为殖民主义与战后秩序是不相容的，将中国提升为全球“四大警察”之一的地位，体现出了罗斯福有意在世界新秩序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将非白人国家——中国纳入其中，从而使战后国际秩序更具合法性——它不是一个白人的秩序，而是具有包容性的、不分种族的普遍性秩序。因此，确立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四大警察”之一的地位，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非白人吸纳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联合国权威和全球合法性的体现。而从长时段来看，这体现了罗斯福对于未来全球事务中中国作用的肯定。考虑到联合国改革的艰难，如果没有罗斯福的努力，中国至今可能都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纵观全场讲座，马尼拉教授为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实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突破了以往解释框架中的传统看法，富有启发意义。

北卡罗来纳大学戴维·戈德菲尔德教授 在北师大讲学

杨 亚

2013年5月14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戴维·戈德菲尔德(David Goldfield)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移民国家”的学术讲座，安然副教授作为主持人参与了活动。戈德菲尔德教授概括性地介绍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点。他强调，数百年来，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等来自欧亚美非等洲的不同种族的移民移居美国。美国以巨大的包容性接纳了这些源源涌入的移民，为之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尊重其传统文化；而这些不同种族的移民，则以自己的勤奋工作推动了美国的建设与发展，比如华人为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世纪后期，美国的不少移民城市呈现出多种族杂居共处的独特景象。

但戈德菲尔德教授同时指出，美国移民史同样充斥着冲突与矛盾，尤其是美国本土居民针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与偏见，从最初的排斥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再到现在的排斥墨西哥移民。戈德菲尔德教授强调，反移民情绪最强烈的群体是美国的本土工人，他们害怕外来移民抢走工作，担心工资降低和税率增高。但是，外来移民从事的主要是本地人拒绝承担的艰苦工作。有鉴于此，这些反移民的观点没有明显的事实依据。此外，戈德菲尔德教授还阐述了外来移民美国化的途径与各种族融合的现状，并结合目前美国不同移民群体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动，以及不同移民群体间的交往，展望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前景。他认为，未来美国社会可能由于不同种族间的通婚而出现棕色化的趋势。在此，戈德菲尔德教授提及了美国两党对移民的不同态度，认为共和党必须改变对移民的态度和在移民政策上的保守立场，才有望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地位。

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特拉维斯·史密斯教授 在南开大学讲学

董瑜

2013年6月24至25日，应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邀请，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美国玉伯学院（Yuba College）教授特拉维斯·史密斯（Travis Smith）访问历史学院，并作了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内战前的奴隶制”和“19世纪下半叶美国对土著人政策”。讲座分别由赵学功教授和张聚国副教授主持，历史学院和其他学院众多师生也参加了讲座。对于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问题，史密斯教授分析了内战前南方社会结构、人口比例以及经济形态，指出内战前南方工业发展缓慢，交通体系也不发达，仍然以发展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这种经济状态决定了南方的社会文化。在19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和地区废除奴隶制的情况下，南方支持奴隶制的人士提出各种维护奴隶制的理由，包括从私有财产、文明程度、宗教观念、家长制、种族优越论以及南方等级制等角度阐释奴隶制的合理性。透过这些构建奴隶制的复杂多样的话语，史密斯教授认为，种族因素在维系奴隶制过程中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南方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和存在，更多的是由南方的经济形态决定的，南方的农业社会结构促成了社会等级的稳固性，并使奴隶制在南方长期存在下来。

史密斯教授在讲述19世纪下半叶美国对土著人政策时，先回顾了19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土著人的迁移政策。他指出，美国政府为了控制土著居民，不停地驱赶印第安人，将他们赶到固定的保留地中居住，通过相关法令，采取同化手段，安排印第安儿童接受美式教育，学习他们的生活习俗。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他们将同化土著人视为对土著人的文明开化方式，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印第安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然而对于印第安人说，美国政府界定的“自由”恰恰是他们理解的“不自由”。他们认为，自己的土地和主动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被剥夺了。史密斯教授认为，美国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实际上给土著居民带来了伤害。

在两场讲座中，史密斯教授以丰富的图片和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围绕美国社会史中两个重要主题进行阐释，论述脉络清晰，生动有趣。

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简·亨特教授在 暨南大学和华南师大讲学

吴金平 何 慧

2013年6月14日，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刘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and Clark College）教授简·亨特（Jane Hunter）赴暨南大学和华南师大讲学。亨特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报告的题目为《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对美国传教团体和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国际主义的思考》。亨特以1820年代美国宗教奋兴运动与改革运动为切入点，对美国女传教士来华原因、来华后的主要工作等作了全面介绍。她认为，来华女传教士对华人皈依基督教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相反，她们在提高中国妇女的教育水平、照顾贫苦大众方面的成就更大。14日下午，在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平教授的主持下，亨特还与美国研究中心的部分老师做了交流，双方就美国和平队在中国的活动、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英文资料应用与检索等，达成了初步合作研究意向。

同日，亨特教授还在新成立的华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希拉里·克林顿的人生历程和她那一代人”的报告。她认为，希拉里是1960年代后期进入社会的那一代人的典型，她的人生经历、个人能力和政治抱负使她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如果她的健康不出问题的话，希拉里将是2016年总统竞选的有力竞争者，尽管年龄是一重要障碍，但她所具有的白宫、国会、国务院经历几乎无人能匹敌。

华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

何 慧

华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2013年6月成立，该中心以历史文化学院为基础，联合政治与行政学院、文学院的部分教师，搭建起一个对外进行学术交流，对内开展学术研讨的平台。华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多年历史和扎实基础，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活动，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和工作联系，接待了大批国内外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

何慧教授为华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姚昱副教授为副主任。何慧教授继2013年上半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之后，又与姚昱副教授同时获得2013年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项目。他们将于10月分别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任东来教授获“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终身会员荣誉

2013年4月，鉴于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在美国研究与中美交流领域的杰出贡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终身会员荣誉，这也是“学人社”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人。

黄安年教授赴台北参加北美铁路华工圆桌论坛

高艳杰

2013年9月2日至3日，我会顾问黄安年教授受邀赴台北参加北美铁路华工建设项目圆桌论坛，并作了题为“缅怀沉默道钉探索华工遗迹”的发言。黄教授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对北美铁路华工的研究现状，认为大陆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美国，新世纪以来虽有所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分散性的个别研究上，缺乏规划性、连续性的引导和研究。他提倡中美学者协同努力，对该领域进行具体而有深度的研究，并呼吁发动广大中国铁路华工的后裔、亲友、和热心于沉默“道钉”们的爱好者共同参与这项事业。最后，黄教授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案，同时倡议创造条件加强对迄今为止依然“沉默的道钉”们的宣传，如建立纪念碑、筹备博物馆、发行纪念邮票等。

王晓德教授做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

鲁迪秋

2013年4月12日，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做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作了题为“美国开国先辈对‘退化论’的反驳及意义”的讲座。基地专职研究员赵学功和付成双教授出席了此次讲座。

王晓德教授从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及其名著《自然史》谈起，提出启蒙时代的欧洲出现了对美洲大陆的全面否定的观点——美洲“退化论”，而布丰与其《自然史》为此观点的代表。该观点的主要内容为：一方面，美洲生长的动物与人都处于“退化”状态；另一方面，从外界带入的动物和移民，进入美洲后也会逐渐退化。不过，布丰对白人移民尚且保留情面，认为随着白人的移入，美洲退化的状况将逐步改善。王教授指出，美洲退化论的提出正值美利坚建国之际，因而美国的开国先辈对该理论进行了各种反驳：既有富兰克林从事种种科学试验，也有杰斐逊撰写《弗吉尼亚纪事》。王教授在此提到了富兰克林在法国巧妙回应“退化论”的一则轶事，以及由其演化出的、偏离真实的若干故事，进而展现美国人当时敏感、急切寻求认同的心理状态。在讲述了何为美洲“退化论”及开国先辈对此反驳的基础上，王教授阐释了他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他认为，建国初期美国人对以布丰为代表的“退化论”的反驳，有助于他们形成自我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心；这一时期也是爱国主义建设时期。同时，“退化论”也反映了欧洲精英的文化优越感及对美国文化的不屑一顾，这种心态延续至今。尽管时至今日美国已成“文化的帝国”，美国文化已由被动防守转向了主动进攻。

陈海宏教授访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王综涛

2013年6月1日至8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陈海宏教授应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系主任瓦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en）教授的邀请，赴美国华盛顿和纽约访问。陈海宏教授借助马汉的海权理论，以“21世纪中美的未来在印度洋”为研究课题，与美国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陈教授此行为扩大山东师范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

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和丁见民副教授获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

2013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最终评比结果。其中，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和丁见民副教授参与编写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六卷本）获得二等奖。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和丁见民副教授共同撰写了其中的《北美卷》部分，为这部鸿篇巨著的问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莉博士入围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全国决赛

我会会员、厦门大学李莉博士的参赛作品《美国历史的起点——跳出西方中心观》目前已获得福建赛区“省级优秀作品奖”，并入围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福建赛区推荐至全国决赛名单。

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是由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比赛分学校初赛、省级复赛、全国决赛三个阶段进行，来自全国 493 所高校，近 4800 名教师参加了此次比赛。李莉博士的参赛作品通过讲解“美国历史的起点”这一美国史学习与研究的第一个问题，点明大多数人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作美国历史起点存在问题，引导学生突破这种受“西方中心观”影响形成的常识性观点，展现被该观点所掩藏的印第安人“独处”美洲的漫长历史及其对北美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西方中心观对历史记述与研究的局限，介绍规避西方中心观的三个要点，讲授正确跳出西方中心观思考美国历史起点问题时要“让美国历史回到美国本身”的基本原则。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参赛教师自选一门高校课程，精心备课，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设计课程，录制成时长在 10-20 分钟的微课视频，并配套提供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

◆重要通知◆

关于举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的通知（第一号）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由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现诚邀您来暨南大学共襄这一学术盛举。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

一、会议时间：

2014年3月下旬。（2天会议，之后珠江夜游或广州1日游）

二、会议地点：

广州暨南大学附近的远洋宾馆（暂定）。

三、会议内容：

1、学术研讨，会议主题为“移民与美国、美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其他问题”，主要围绕下列议题：美国移民理论、美国移民的历史与现状、移民政策与美国发展、美国华工问题研究、广东华侨与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非法移民与美国移民政策的变革、移民与美国认同危机挑战、移民与美国梦、移民与美国族群关系、全球史视野中的美国移民问题、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移民（史）、新文化史视野下的美国移民（史）、美国公共史学研究、美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其他问题等。

2、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秘书处工作报告，理事会换届工作。

3、评审万心蕙奖学金。

四、往返交通和会议期间住宿费用自理，会务费400/人。

五、有意参加本次年会的会员，请于2013年12月30日前，通过电子邮箱、邮寄的方式，

将回执发回会议的组委会，并提供论文题目和 300 字左右的中文论文摘要。组委会将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前给予回复，并发出正式的邀请函。收到正式邀请函的会员请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前将论文全文（5000-8000 字）以 word 格式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 twujp@jnu.edu.cn 或 tgys@jnu.edu.cn，以备编排会议分组以及会议论文集之用。

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光临！

联系电话：吴金平：15918406197 郭又新：13699703669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2013 年 6 月 18 日

第五届万心蕙奖学金委员会公告

一、第五届万心蕙奖学金申报工作从即日起开始受理，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5 日。

二、申报资格：

- 1、本人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
- 2、2008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答辩通过的有关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 3、需由导师和另一名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推荐。评审委员不能担任推荐人，如是申请人的导师，需另请推荐人。

三、申报程序：

- 1、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代表万心蕙奖学金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向会员发送申请表电子版，会员也可以在美国史研究会网站（研究会简介栏目）下载；
- 2、按要求填写申请表；
- 3、申请者将申请表、论文电子版、学术简历（限 300 字左右）等用电子邮件（PDF 文档）发给秘书处（同时发送到 ahrachina@gmail.com 和 ghwbush@163.com），将纸本论文直接寄给各位评委。
- 4、推荐人将推荐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秘书处（WORD 或 PDF 文档）。
- 5、秘书处收到相关材料后将及时回复予以确认。

四、奖学金名额：

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分别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5 名。
奖学金金额另行公布。

五、评选结果在 2014 年 3 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公布。

万心蕙奖学金委员会

2013 年 9 月 15 日

第五届万心蕙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及通讯地址：

王 旭：361005 厦门大学历史系

黄安年：102218 北京天通苑东一区 39-12-201

王 玮：250014 山东济南市文化东路 88 号山东师大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王立新：100871 北京大学历史系

孟庆龙：100006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赵学功：300071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梁茂信：130024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韩 宇：361005 厦门大学历史系

讣告

我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病逝

我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任东来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5月2日18时11分在南京逝世，享年52岁。

任东来，江苏宜兴人，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先后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世界史博士学位，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教授，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已在网站及时报道吊唁消息，并开设专栏刊发纪念文章。

我会会员、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病逝

我会会员、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于2013年5月10日12时20分在大连因病去世，享年43岁。

张宏，1970年1月17日生，辽宁义县人，1991年、1994年先后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4年获得外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自1994年7月在大连大学任教，2000年任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2001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当代世界史”课程获批为大连大学重点建设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教育史和性别史，主持的“当代美国教育史学研究”2010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资助，曾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张宏博士的过早离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损失。

附一：张宏副教授生平事迹

张宏，1970年1月7日出生于辽宁锦州，从小学习刻苦、勤奋努力。1987年9月以优异

成绩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1991年再次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大连大学工作。2001年获评副教授，2001-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深造，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张宏老师忠诚并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她认真研究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探索并尝试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授课，所讲授的专业课多次被评为优秀课、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好评。

张宏老师真诚关怀并帮助学生。她曾鼓励成绩不佳的学生，帮助她树立信心，耐心细致地指导其学习，从而使这名学生考上研究生；她还曾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他们捐棉衣、交学费。体现了一位教师对学生的大爱情怀。

张宏老师对学问孜孜以求。她酷爱读书，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她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西方教育史上的问题，在比较教育学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其中《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一文刊发在《史学理论研究》这样高级别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2005年任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后，将历史学与性别学相结合，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当代印度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挑战与修正》的论文，并受邀到印度新德里大学讲学。

张宏老师患病期间，大连大学相关部门的领导与同志，以及张宏老师爱人所在单位大连燃气集团的领导与同志，始终关心她的健康状况，张宏老师也始终坚定信念与病魔斗争。她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回到学校、回到讲坛。在病榻上她仍继续自己的研究。2010年，在处于治疗期间，她主持的“当代美国教育史学研究”项目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金立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她就坚持进行课题研究工作，并于2012年底在《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发表论文《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这一切都体现了她对学术事业的无悔追求。

张宏老师孝顺父母、真爱丈夫、关心同事、热爱学生。是集传统美德与现代品质、集才华与美丽于一身的女性。她是父母心中的好女儿，丈夫心中的好妻子，同事心中的好朋友，学生心中的好老师！

附二：张宏副教授科研教学情况

一、发表论文：

1. 《大连市的朝阳产业——旅游业》，《大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世纪之交的大连城市形象建设》，《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 《女性审美标准的演变和时代特征》，《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4. 《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5. 《历史教学的出路和问题》，《大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6. 《美国男女同校的历史与现状探析》，《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7. 《女性主义史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4期；
8. 《试析西方教育史研究中的功能主义》，《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9. 《社会科学当代美国教育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
10. 《对现代学校教育的一种历史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
11. 《教育思想史的方法论探究》，《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2. 《当代印度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挑战与修正》，《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13. 《英美教育史学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14. 《性别研究中的理论“移植”与创新》，《中国学术》2010年（总第27期）；
15.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二、科研立项

1. 1997-1999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中美城市比较”；
2. 2007年2月-2008年6月，Asia Sholarship Foundation “当代印度妇女史学”；
3. 2010-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教育史学研究”（项目批号10YJC880153）。

三、学术活动

1. 2006年6月-7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活动内容“80年代以来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重新评价”；
2. 2007年2月-9月，印度新德里大学访问学者，活动内容“70年代以来印度妇女史学的演变”；

四、授课情况：

1. 本科课程：《史学概论》、《世界当代史》、《西方史学史》、《美国史》（其中《史学概论》、《世界当代史》被评为大连大学教学质量优秀课）；
2. 研究生课程：《史学理论与方法》、《外国女性史研究》。

（附件信息来自大连大学网站）

江振春、任东来合著《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出版

江振春、任东来教授合著《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2013年7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持枪权与第二修正案的专著。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美国“枪文化”的形成与美国特有的“枪政治”，从宪政史的角度分析了第二修正案的形成与解释困境。它最大的亮点是，围绕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和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案件，从法理的角度介绍和分析了持枪权是美国一项个人基本权利并适用于全美各地的司法历程，从而解决了两百年来第二修正案如何解释的问题。同时，该书也分析了“赫勒案”和“麦克唐纳案”之后遗留的诸多问题。它向读者普及美国持枪权、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国司法常识，让读者从政治、法理等诸多层面了解美国特有的“枪文化”与枪械管制社会问题。

王晓德著《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出版

王晓德教授新著《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于2013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是王晓德教授潜心治学的又一精品，全书通过对美国系列外交档案和原始文献的解读，以全新的视角对美国的早期外交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和独到的解析。该书去年9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王晓德教授也成为全国人文社科界唯一两次成果入选该文库的专家。

埃里克·方纳编著《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 由王希翻译出版

埃里克·方纳教授（Eric Foner）编著《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由我会顾问王希教授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方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

讲座教授，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内著述甚丰，成就斐然。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十年前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时，曾引起巨大反响。新著《给我自由》将美国历史的各个重要侧面——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思想、社会和环境等全部纳入到“自由”史的叙事之中，并深刻阐述了这些侧面相互之间的关系。

袁鹏主编《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出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主编的《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2013年2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青年学者与美国学者共同打造，旨在使读者能同时看到中美学者关于中美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合作的不同认知。该书通过从整体上把握中美在亚太博弈的现状，分析两国在朝核、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的主要分歧和共同利益，探讨了中美在亚太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前景及合作路径。

布鲁斯·阿克曼著《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翻译出版

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教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2013年6月由田雷翻译出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布鲁斯·阿克曼是美国当代宪法学家与政治理论家，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和耶鲁法学院（1967年），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自1987年始担任耶鲁大学斯特林法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阿克曼教授在政治理论、美国宪政与比较宪法领域内均取得卓越成就。《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弗里·斯通教授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凡是关心美国未来的读者，都应细心聆听阿克曼的警告以及他所开出的避免宪法灾难的药方。

编 后 记

5月2日，我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学界内外扼腕叹息。大量的唁函和纪念文章纷至沓来，秘书处第一时间在网站刊出。本期《通讯》开设专栏登载了秘书处收到的所有唁函和本会会员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余的纪念文章将于下期刊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任东来教授的学术成就，专栏刊发了对任东来教授的深度访谈，还有著述目录，这两部分内容均摘自任东来教授的弟子们编辑整理的纪念文集《生命的厚度》。5月10日，我会的另一名会员、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在与病魔抗争了五年之后也离开了我们。张宏副教授生于1970年，年仅43岁，她的过早离世也令人痛惜不已。两位会员的离去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望各位爱惜身体。用李世洞先生的话讲，大家都要“注意身体，不要拼命”。

这几天翻阅研究会早期的资料，偶然发现早在1986年，研究会副理事长丁则民先生就提出了与OAH建立正式联系并展开交流的建议。27年之后，这一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今年的上半年，我会与OAH的交流合作正式启动。4月，我会三位会员赴美参加OAH年会，6月，OAH三位资深学者主持的研讨班在东北师大成功举办。

感谢为本期通讯积极供稿的会员，特别是王希和王立新教授，你们的全力支持让我们感动。任东来教授夫人吴耘女士为秘书处提供了很多信息，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明年将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召开年会，本届年会将进行理事会换届工作，还将颁发万心蕙奖学金，欢迎各位会员积极参加，期待在羊城相聚！

最后提醒曾使用中文雅虎邮箱的会员告知新的电邮地址，以便于联络。